

第四十九回

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

话说士会同寿余济了黄河，望东而行。未及里许，只见一位年少将军，引著一队军马来迎，在车上欠身曰：“随季别来无恙？”士会近前视之，那将军姓赵名朔，乃赵相国盾之子也。三人下车相见，士会问其来意，朔曰：“吾奉父命，前来接应吾子还朝，后面复有大军至矣。”当下一声炮响，车如水，马如龙，簇拥士会同寿余入晋去了。秦康公使人隔河了望，回报康公，大怒，便欲济河伐晋。前哨又报：“探得河东复有大军到来，大将乃是荀林父、郤缺二人。”西乞术曰：“晋既有大军接应，必不容我济河，不如归也。”乃班师。

荀林父等见秦军已去，亦还晋国。士会去秦三载，今日复进绛城，不胜感慨。入见灵公，肉袒谢罪，灵公曰：“卿无罪也。”使列于六卿之间。赵盾嘉魏寿余之劳，言于灵公，赐车十乘。秦康公使人送士会之妻孥于晋，曰：“吾不负黄河之誓也！”士会感康公之义，致书称谢，且劝以息兵养民，各保四境，康公从之，自此秦、晋不交兵者数十年。

周顷王六年，崩，太子班即位，是为匡王，即晋灵公之八年也。时楚穆王薨，世子旅嗣位，是为庄王。赵盾以楚新有丧，乘此机会，思复先世盟主之业，乃大合诸侯于新城。宋昭公杵臼、鲁文公兴、陈灵公平国、卫成公郑、郑穆公兰、许昭公锡我，并至会所。宋、陈、郑三国之君，各诉前日从楚之情，出于不得已。赵盾亦各各抚慰，诸侯始复附于晋。惟蔡侯附楚如故，不肯赴会。赵盾使郤缺引军伐之，蔡人求和，乃还。

齐昭公潘本欲赴会，适患病，未及盟期，昭公遂薨，太子舍即位。其母乃鲁女子叔姬，谓之昭姬。昭姬虽为昭公夫人，不甚得宠。世子舍才望庸常，亦不为国人所敬重。公子商人，齐桓公之妾密姬所生，素有篡位之志，赖昭公待之甚厚，此念中沮，欲候昭公死后，方举大事。昭公末年，召公子元于

卫任以国政。商人忌公子元之贤，意欲结纳人心，乃尽出其家财，周恤贫民，如有不给，借贷以继之，百姓无不感激。又多聚死士在家，朝夕训练，出入跟随。及世子舍即位，适彗星出于北斗，商人使人占之，曰：“宋、齐、晋三国之君，皆将死乱。”商人曰：“乱齐者，非我而谁？”命死士即于丧幕中，刺杀世子舍。商人以公子元年长，乃伪言曰：“舍无人君之威，不可居大位，吾此举为兄故也。”公子元大惊曰：“吾知尔之求为君也久矣，何乃累我？我能事尔，尔不能事我也，但尔为君以后，得容我为齐国匹夫，以寿终足矣！”商人即位，是为懿公。子元心恶商人之所为，闭门托病，并不入朝，此乃是公子元的好处。

且说昭姬痛其子死于非命，日夜悲啼。懿公恶之，乃囚于别室，节其饮食。昭姬阴赂宫人，使通信于鲁。鲁文公畏齐之强，命大夫东门遂如周，告于匡王，欲借天子恩宠，以求释昭姬之囚。匡王命单伯往齐，谓懿公曰：“既杀其子，焉用其母，何不纵之还鲁，以明齐之宽德？”懿公讳弑舍之事，闻“杀子”之语，面颊发赤，嘿然无语。单伯退就客馆。懿公迁昭姬于他宫，使人诱单伯曰：“寡君于国母未之敢慢。况承天子降谕，敢不承顺？吾子何不谒见国母，使知天子眷顾宗国之意？”单伯只道是好话，遂驾车随使者入宫谒见昭姬。昭姬垂涕，略诉苦情，单伯尚未及答，不虞懿公在外掩至，大骂曰：“单伯如何擅入吾宫，私会国母，欲行苟且之事耶？寡人将讼之天子！”遂并单伯拘禁，与昭姬各囚于一室，恨鲁人以王命压之，兴兵伐鲁。论者谓懿公弑幼主，囚国母，拘天使，虐邻国，穷凶极恶，天理岂能容乎？但当时高国世臣济济在朝，何不奉子元以声商人之罪，而乃纵其凶恶，绝无一言？时事至此可叹矣！有诗云：

欲图大位欺孤主，先散家财买细民。

堪恨朝中绶若若，也随市井媚凶人！

鲁使上卿季孙行父如晋告急，晋赵盾奉灵公合宋、卫、蔡、陈、郑、曹、许共八国诸侯，聚于扈地，商议伐齐。齐懿公纳赂于晋，且释单伯还周，昭姬还鲁，诸侯遂散归本国。鲁闻晋不果伐齐，亦使公子遂纳赂于齐以求和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宋襄公夫人王姬，乃周襄王之女兄，宋成公王臣之母，昭公杵臼之祖母也。昭公自为世子时，与公子伋、公孙孔叔、公孙钟离三人，以田猎游戏相善；既即位，惟三人之言是听，不任六卿，不朝祖母，疏远公族，怠弃民事，日以从田为乐。司马乐豫知宋国必乱，以其官让于公子伋。司城公孙

寿亦虑祸及，告老致政，昭公即用其子荡意诸，嗣为司城之官。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，昭公有庶弟公子鲍，美艳胜于妇人，襄夫人心爱之，醉以酒，因逼与之通，许以扶立为君，遂欲废昭公而立公子鲍。昭公畏穆襄之族太盛，与公子印等谋逐之。王姬阴告于二族，遂作乱，围公子印、公孙钟离二人于朝门而杀之，司城荡意诸惧而奔鲁。公子鲍素能敬事六卿，至是，同在国诸卿，与二族讲和，不究擅杀之事，召荡意诸于鲁，复其位。

公子鲍闻齐公子商人，以厚施买众心，得篡齐位，乃效其所为，亦散家财，以周给贫民。昭公七年，宋国岁饥，公子鲍尽出其仓廩之粟，以济贫者。又敬老尊贤，凡国中年七十以上，月致粟帛，加以饮食珍味，使人慰问安否。其有一才一艺之人，皆收致门下，厚糈管待。公卿大夫之门，月有馈送。宗族无亲疏，凡有吉凶之费，倾囊助之。昭公八年，宋复大饥，公子鲍仓廩已竭，襄夫人尽出宫中之藏以助之施，举国无不颂公子鲍之仁。宋国之人，不论亲疏贵贱，人人愿得公子鲍为君，公子鲍知国人助己，密告于襄夫人，谋弑昭公。襄夫人曰：“闻杵臼将猎于孟诸之藪，乘其驾出，我使公子须闭门，子帅国人以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鲍依其言。

司城荡意诸，颇有贤名，公子鲍素敬礼之。至是，闻襄夫人之谋，以告昭公曰：“君不可出猎，若出猎，恐不能返。”昭公曰：“彼若为逆，虽在国中，其能免乎？”乃使右师华元、左师公孙友居守，遂尽载府库之宝，与其左右，以冬十一月望孟诸进发。才出城，襄夫人召华元、公孙友留之宫中，而使公子须闭门。公子鲍使司马华耦号于军中曰：“襄夫人有命：‘今日扶立公子鲍为君。’吾等除了无道昏君，共戴有道之主，众议以为何如？”军士皆踊跃曰：“愿从命！”国人亦无不乐从，华耦率众出城，追赶昭公。

昭公行至半途闻变，荡意诸劝昭公出奔他国，以图后举，昭公曰：“上自祖母，下及国人，无不与寡人为仇，诸侯谁纳我者？与其死于他国，宁死于故乡耳！”乃下令停车治餐，使从田者皆饱食。食毕，昭公谓左右曰：“罪在寡人一身，与汝等何与？汝等相从数年，无以为赠，今国中宝玉，俱在于此，分赐汝等，各自逃生，毋与寡人同死也！”左右皆哀泣曰：“请君前行，倘有追兵，我等愿拚死一战。”昭公曰：“徒杀身，无益也。寡人死于此，汝等勿恋寡人！”少顷，华耦之兵已至，将昭公围住，口传襄夫人之命：“单诛无道昏君，不关众人之事。”昭公急麾左右，奔散者大半，惟荡意诸仗剑立于昭公之侧。华耦再传襄夫人之命，独召意诸，意诸叹曰：“为人臣而避其难，虽生不如死！”华耦乃操戈直逼昭公，荡意诸以身蔽之，挺剑格斗。众军民齐上，

先杀意诸，后杀昭公，左右不去者，尽遭屠戮，伤哉。史臣有诗云：

昔年华督弑殇公，华耦今朝又助凶。

贼子乱臣原有种，蔷薇桃李不相同。

华耦引军回报襄夫人。右师华元、左师公孙友等合班启奏：“公子鲍仁厚得民，宜嗣大位。”遂拥公子鲍为君，是为文公。华耦朝贺毕，回家患心疼暴卒。文公嘉荡意诸之忠，用其弟荡虺为司马，以代华耦，母弟公子须为司城，以补荡意诸之缺。

赵盾闻宋有弑君之乱，乃命荀林父为将，合卫、陈、郑之师伐宋。宋右师华元至晋军，备陈国人愿戴公子鲍之情，且敛金帛数车，为犒军之礼，求与晋和。荀林父欲受之。郑穆公曰：“我等鸣钟击鼓，以从将军于宋，讨无君也。若许其和，乱贼将得志矣。”荀林父曰：“齐、宋一体也，吾已宽齐，安得独诛宋乎？且国人所愿，因而定之，不亦可乎？”遂与宋华元盟，定文公之位而还。郑穆公退而言曰：“晋惟赂是贪，有名无实，不能复伯诸侯矣。楚王新立，将有事于征伐，不如弃晋从楚，可以自安。”乃遣人通款于楚，晋亦无如之何也！髯仙有诗云：

仗义除残是伯图，兴师翻把乱臣扶。

商人无恙鲍安位，笑杀中原少丈夫。

再说齐懿公商人，赋性贪横，自其父桓公在位时，曾与大夫邴原争田邑之界，桓公使管仲断其曲直，管仲以商人理曲，将田断归邴氏，商人一向衔恨于心。及是弑舍而自立，乃尽夺邴氏之田，又恨管仲党于邴氏，亦削其封邑之半。管氏之族惧罪，逃奔楚国，子孙遂仕于楚。懿公犹恨邴原不已，时邴原已死，知其墓在东郊，因出猎过其墓所，使军士掘墓，出其尸，断其足。邴原之子邴歆随侍左右，懿公问曰：“尔父罪合断足否？卿得无怨寡人乎？”歆应曰：“臣父生免刑诛，已出望外，况此朽骨，臣何敢怨？”懿公大悦曰：“卿可谓干蛊之子矣！”乃以所夺之田还之。邴歆请掩其父，懿公许之。复购求国中美色，淫乐惟日不足。有人誉大夫閻职之妻甚美，因元旦出令，凡大夫内子俱令朝于中宫，閻职之妻亦在其内，懿公见而悦之，因留宫中，不遣之归，谓閻职曰：“中宫爱尔妻为伴，可别娶也。”閻职敢怒而不敢言。

齐西南门有地名申池，池水清洁可浴，池旁竹木甚茂。时夏五月，懿公欲往申池避暑，乃命邴歆御车，閻职骖乘。右师华元私谏曰：“君刖邴歆之父，纳閻职之妻，此二人者安知不衔怨于君，而君乃亲近之？齐臣中未尝缺员，何必此二人也？”懿公曰：“二子未尝敢怨寡人也，卿勿疑。”乃驾车游于申池，

饮酒甚乐。懿公醉甚，苦热，命取绣榻，置竹林密处，卧而乘凉。邴歆与閻职浴于申池之中，邴歆恨懿公甚深，每欲弑之，以报父仇，未得同事之人，知閻职有夺妻之怨，欲与商量，而难于启口。因在池中同浴，心生一计，故意以折竹击閻职之头。职怒曰：“奈何欺我？”邴歆带笑言曰：“夺汝之妻，尚然不怒，一击何伤，乃不能忍耶？”閻职曰：“失妻虽吾之耻，然视刖父之尸，轻重何如？子忍于父，而责我不能忍于妻，何其昧也！”邴歆曰：“我有心腹之言，正欲语子，一向隐忍不言，惟恐子已忘前耻，吾虽言之，无益于事耳。”閻职曰：“人各有心，何日忘之，但恨力不及也。”邴歆曰：“今凶人醉卧竹中，从游者惟吾二人，此天遣我以报复之机，时不可失！”閻职曰：“子能行大事，吾当相助。”

二人拭体穿衣，相与入竹林中，看时，懿公正在熟睡，鼻息如雷，内侍守于左右。邴歆曰：“主公酒醒，必觅汤水，汝辈可预备以待。”内侍往备汤水，閻职执懿公之手，邴歆扼其喉，以佩剑刎之，头坠于地，二人扶其尸，藏于竹林之深处，弃其头于池中，懿公在位才四年耳。内侍取水至，邴歆谓之曰：“商人弑君而立，齐先君使我行诛，公子元贤孝，可立为君也。”左右等唯唯，不敢出一言。邴歆与閻职驾车入城，复置酒痛饮，欢呼相庆。早有人报知上卿高倾国归父，高倾曰：“盍讨其罪而戮之，以戒后人？”国归父曰：“弑君之人，吾不能讨，而人讨之，又何罪焉？”邴、閻二人饮毕，命以大车装其家资，以骈车载其妻子，行出南门，家人劝使速驰，邴歆曰：“商人无道，国人方幸其死，吾何惧哉？”徐徐而行，俱往楚国去讠。高倾与国归父聚集群臣商议，请公子元为君，是为惠公。髯翁有诗云：

仇人岂可与同游？密迓仇人仇报仇。

不是逆臣无远计，天教二憾逞凶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鲁文公名兴，乃僖公嫡夫人声姜之子，于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。文公娶齐昭公女姜氏为夫人，生二子，曰恶，曰视。其嬖妾秦女敬嬴，亦生二子，曰倭，曰叔胎。四子中惟倭年长。而恶乃嫡夫人所生，故文公立恶为世子。时鲁国任用“三桓”为政。孟孙氏曰公孙敖，生子曰谷，曰难；叔孙氏曰公孙兹，生子曰叔仲彭生，曰叔孙得臣，文公以彭生为世子太傅；季孙氏曰季无佚，乃季友之子，无佚生行父，即季文子也。鲁庄公有庶子曰公子遂，亦曰仲遂，住居东门，亦曰东门遂，自僖公之世，已与“三桓”一同用事。论起辈数，公孙敖与仲遂为再从兄弟，季孙行父又是下一辈了。因公孙敖得罪于仲遂，客死于外，故孟孙氏失权，反是仲孙氏、叔孙氏、

季孙氏三家为政。

且说公孙敖如何得罪？敖娶莒女戴己为内子，即谷之母；其娣声己，即难之母也。戴己病卒，敖性淫，复往聘己氏之女。莒人辞曰：“声己尚在，当为继室。”敖曰：“吾弟仲遂未娶，即与遂纳聘可也。”莒人许之。鲁文公七年，公孙敖奉君命如莒修聘，因顺便为仲遂逆女。及鄆陵，敖登城而望，见己氏色甚美，是夜竟就己氏同宿，自娶归家。仲遂见夺其妻，大怒，诉于文公，请以兵攻之。叔仲彭生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：‘兵在内为乱，在外为寇。’幸而无寇，可启乱乎？”文公乃召公孙敖，使退还己氏于莒，以释仲遂之憾，敖与遂兄弟讲和如故。敖一心思念己氏，至次年，奉命如周，奔襄王之丧，不至京师，竟携吊币，私往莒国，与己氏夫妇相聚。鲁文公亦不追究，立其子谷主孟氏之祀。其后敖忽思故国，使人言于谷，谷转请于其叔仲遂。遂曰：“汝父若欲归，必依我三件事，乃可：无入朝，无与国政，无携带己氏。”谷使人回复公孙敖。敖急于求归，欣然许之。

敖归鲁三年，果然闭户不出。忽一日，尽取家中宝货金帛，复往莒国。孟孙谷想念其父，逾年病死。其子仲孙蔑尚幼，乃立孟孙难为卿。未几，己氏卒，公孙敖复思归鲁，悉以家财纳于文公，并及仲遂，使其子难为父请命。文公许之，遂复归。至齐，病不能行，死于堂阜。孟孙难固请归其丧于鲁。难乃罪人之后，又权主宗祀，以待仲蔑之长，所以不甚与事。季孙行父让仲遂与彭生得臣是叔父行，每事不敢自专。而彭生仁厚，居师傅之任，得臣屡掌兵权，所以仲遂、得臣二人，尤当权用事。敬嬴恃文公之宠，恨其子不得为嗣，乃以重赂交结仲遂，因以其子倭托之，曰：“异日倭得为君，鲁国当与子共之。”仲遂感其相托之意，有心要推戴公子倭。念“叔仲彭生，乃是世子恶之傅，必不肯同谋。而叔孙得臣，性贪贿赂，可以利动”，时时以敬嬴所赐分赠之，曰：“此嬴氏夫人命我赠子者。”又使公子阙时时诣得臣之门，谦恭请教，故得臣亦心向之。

周匡王四年，鲁文公十有八年也。是年春，文公薨，世子恶主丧即位，各国皆遣使吊问。时齐惠公元，新即大位，欲反商人之暴政，特地遣人至鲁，会文公之葬。仲遂谓叔孙得臣曰：“齐、鲁世好也。桓、僖二公，欢若兄弟。孝公结怨，延及商人，遂为仇敌，今公子元新立，我国未曾致贺，而彼先遣人会葬，此修好之美意，不可不往谢之。乘此机会，结齐为援，以立公子倭，此一策也。”叔孙得臣曰：“子去，我当同行。”毕竟二人如齐，商量出甚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